

作为一个扶风人，我对周原的感情是别样的。被认定为周文化发祥地的周原，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的大型古遗址，出土了大量卜骨、卜甲及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，因而有“青铜器之乡”的美誉。

我没有别的什么靠山，周原就是我的文化靠山；我没有别的什么背景，周原就是我的精神背景。我把我的灵魂与时间的周原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，我是周原的游子，我以周原为荣，时间地记忆周原。骄傲我有时间的陪伴，陪伴我在时间的周原上。

五十五岁的那一年，还在西安媒体讨生活的我，回到周原上的扶风县南庄镇闫西村老家小住了几日。我恍惚感受到时间仿佛故人似的，与我朝夕相处，他白发苍苍、胡子老长，顽强地记忆他的记忆，顽固地遗忘他的遗忘。被他记忆的，并不都是权倾朝野的人，当然更不都是富可敌国的人。那样的人，在时间的身后，结果可能灰飞烟灭，甚或身败名裂。时间铁面无私，他在周原上记忆了推演《周易》的周文王姬昌，记忆了著述《周礼》的周公姬旦，记忆了采风自百姓口中的《诗经》，他们经典地能被时间记忆，自然是时间的朋友。

出生并成长在周原上的我，也想成为时间的朋友。我深刻地窥知着时间的心思，倏忽觉悟到可贵的时间，对怀揣文学梦想的我，有他朋友般的期待。

小住在扶风县南庄镇闫西村的家里，时间向导着我，撵着一群羊跌宕在村西的那道沟里，直接启发了我写作中篇小说《状元羊》的灵感，我有了一半截人冯来财和他熊猫般可爱的状元羊，以及他的爱人麻拉拉……这群羊的主人，先是我的本家九伯，他牧羊的时候我还小，就拿着书本撵到西沟边，既读我的书，还读九伯和他的羊群。突然的一天，身材矮小的九伯脱离开他的羊群，坐到我的身边，张开他的嘴，让我数他嘴里的牙齿。我睁圆了眼睛去数，九伯却伸出了他的舌头，给我说他的牙齿都落掉了，而他的舌头还在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！听着九伯的话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又不完全明白。

本家九伯辞世去了，他儿子接替他是了这群羊的主人。

撵在羊群新主人的身边，我想把九伯当年说给我的话，说与他听，他却没有给我说那句话的机会，而是照着他内心的感受，说他的话了。

他说他的羊吃的是中草药，喝的是矿泉水，拉的是六味地黄丸。

他还说老百姓像他放牧的羊群一般，有吃有喝，心存感激却又不知感激谁？怎么感激得好？

五万余字的《状元羊》，蕴含的便是牧羊者的这样一种情怀。他的这一情怀，很自然地还影响了我此后写作的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。陕西省推出的柳青文学奖，把第一届、第二届中篇小说奖，颁给了《五味什字》和《状元羊》。2010年，中篇小说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，更是幸运地荣获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

回顾我在文学创作上获取的成就，媒体工作的经历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，让我积累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。扎实的乡村生活，也是我文学成就的出发地和立足点。

但凡我有了新的创作计划，都会怀抱媒体工作时养成的习惯，携手时间，回到我周原上的闫西村老家小住几日，养我文学之气，走我文学之笔。唯如此，我不会乱了心，亦不会偏了眼……心和眼，是一部作品成熟的基础，是赢得读者的根本。长篇小说《初婚》，就这么落墨在了我的笔下，《作家》杂志2013年发表出来后，即被西安的一家影视公司拍摄成电视连续剧。

改革开放，改革的是什么？开放的又是什么？长篇小说《初婚》，着墨就在这里了。劳而有生，生而有怨。有着乡村生活历练的我，深知生产劳动的艰辛，也逐渐发现，生活中的人，忍劳是可以的，而忍怨就很难了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，时间与我一一般，发现既有热烈的掌声，也有不少怨气。《初婚》的主人公喜爱，正是一个初婚的新娘，她任劳任怨，在新的环境里，开创新的事业，成就新的人生……时间阅读着我的阅读，他说数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不正如“初婚”新娘，在经历了美好的蜜月期后，还将面对新的问题。

任劳任怨是一个人成就自己必备的品性。长篇小说《初婚》触电的机缘，给了《状元羊》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等中篇小说触电的动力，相继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影视机构重视，被改编拍摄成了电影。

时间为我取得的文学成就而开心，但他初心不改，希望我的笔墨，能够焕发出古老周原新的生命状态。他的鼓励和鞭策，促使我既埋头周原的现实生活，还深入周原的文化传统，奠基我文学新的发展。

小住周原老家里的我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常会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觉得自个儿麻衣裹体，披头散发，扶风游荡在旧日时光中，聆听时间的歌谣：

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
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
萋萋萋矣，谁谁喑喑。
……

时间歌谣的是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里的诗句，曾经的古周原，周人的老祖先文王和他的子孙实行仁政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满世界一片祥和气象，蛰伏在秦岭深山里的凤凰，觉悟到了周原上的美好与兴旺，她忍俊不禁，浴火重生，扶风飞翔，带着她自身不竭的祥瑞，飞临到了周原上。祥瑞的凤凰，眼见了周原当时的景象，她天籁般“凤鸣岐山”的啼鸣，至今似还浮浪在周原的天空。

两只青铜的凤凰，伴随着大孟鼎、大克鼎、毛公鼎等青铜重器，在周原上出土出来，重见了天日。

那两只青铜质地的凤凰非常小，但小得质朴，小得精粹，静悄悄地掩身在周原厚土中，在时间里默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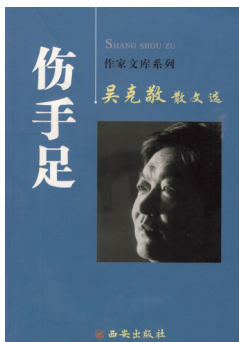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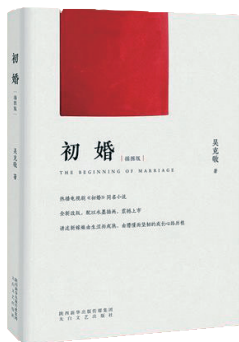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里的周原



吴克敬。

吴克敬，陕西扶风人，作家。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，西安作协主席、文联副主席，历任《西安日报》《西安晚报》副总编。在工作之余创作小说、散文、随笔300余万字，作品见诸多家文学期刊和报纸，代表作小说《五味什字》《草台班子》、散文《碑说》《俗人故事》《俗人散文》等；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柳青文学奖等奖项。中篇小说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(2007-2009)。

出生并成长在周原上的我，
也想成为时间的朋友。
我深刻地窥知着时间的心思，
倏忽觉悟到可贵的时间，
对怀揣文学梦想的我，有他朋友般的期待。



地孕育着，一千年，两千年，三千年……双双选择着今天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时代，沐浴着新生活的春风，破土而出了！时间感怀着青铜凤凰的感怀，时间感念着青铜凤凰的感念，他利用我小住在周原老家的日子，拉我去去了附近的周原博物馆，拜识了青铜凤凰。我的眼睛扫视着展柜里收藏的红陶、黑陶等众多罐子、钵子，还扫视着墨石、花岗石的石斧、石刀，我目光移步在了众多青铜器的身上，大件的鼎、簋、爵、盘、尊、壶等，厚重精美，但小小的青铜凤凰似乎更抓我的眼睛。

我瞩目那拇指般大的青铜凤凰，瞩目得久了，竟然感觉到眼睛在发热，抬手摸上去时，居然摸出了一把滚烫滚烫的热泪！

我爱凤凰，而且知道周原文明崇拜的凤凰，既是美的象征，还是善的象征，更是爱的象征，自然亦是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的象征。周原人受惠着凤凰的恩爱，感戴着凤凰的恩赏，内心就都愿意把自己视为凤凰的女儿。

当然还有龙，时间知道周文化的丰富性，既然有了凤，自然少不了龙。那龙可能叫蛟龙，还可能叫成龙、夔龙，种种龙的造型，熔铸在青铜器上，是要龙凤呈祥的哩！

孔老夫子想兹兹，欲望“克己复礼”的周原文化，行仁积善，大德教化，敬老慈少，很好地落实在了

周原人崇尚的家之“中堂”和“祠堂”中了。

在老家小住了些时日的我，回西安来，不仅写作了部分可以称之为小说的文字，还于西安城的“亮宝楼”举办了一场“把家送给家”的墨迹展。展览的内容，是给我熟悉的九十九位朋友，各自书写了中堂。我的书写是无偿的，书写好装裱展览，亦然无偿。因为那是送给家的礼物，无偿才能显出家的价值。

展览会的现场，我问了来宾一个问题，家是什么？中堂是什么？

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来宾，时间抢着回答了。他说我们今天的家，都只是个生活的家。时间这么说来，强调我们必须知道，人还应该有个精神的家，灵魂的家。时间拨云见日，他说家与中堂结合起来，家是完整的，不仅享受得到生活家的温暖，更能获得精神的、灵魂的家滋养。

落草、跪草、坐草……周原人经历在“草”上的生命，是一个完整的闭环。

时间看得见，我也看得见，我父亲到他生日的那天傍晚，会要赶去打麦场上，背回一背篓的麦草，铺在我家中堂里，双膝跪上去，跪一个晚上。他以此感恩我的奶奶他的母亲，因为这个晚上，是我的奶奶他的母亲“落草”他在那堆麦草上的时候。父亲他们那一代人，以及更早时候的人，无不是“落草”而生的。当然，最后还要“坐草”而逝。时间是父亲“落草”的见证者，他感慨“人生人，吓死人”那种情景。他的感慨影响着我的父亲，他“跪草”我的奶奶他的母亲，跪草几近六十载，直到他“坐草”而去。

识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。时间在他漫长的成长史上，证明常识与知识的关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尽管科学的发展，有了无土栽培的蔬菜，却还少见大面积无土栽培的庄稼。知识的庄稼，依赖的还应是常识的土地。

时间一手拉着常识，一手牵着知识，在周原上豪迈地生活了数千年。

五

这次回周原上的老家小住，原因就在于时间的周原上，我们吴姓家族重建的祠堂，起屋架梁，我须进入到祠堂里来，祭拜我们的吴姓祖宗。

今天，国家倡导传统文化的回归，许多地方又重建了他们家族的祠堂。央视上热播的《远方的家》的节目，非常突出地发掘了全国各地尚存的祠堂，让不甚了解祠堂文明的人，知道了祠堂传承家国文化的重要。

时间赞赏周人的始祖，创建起神圣的祖庙，用来安顿他们的祖先。长此以往的敬奉，推而广之，就有了这一姓、那一姓居住地的祠堂。家族和村社里的祠堂，曾经的日子，被破除了许多。

中华文化血脉里的这些象征，是时间乐见的。他说传统中的中堂，是人们精神的成长地，而氏族本家的祠堂，则是人们灵魂的栖息地……死而不能复生的人，死后的灵魂，祠堂是其最好的归处。

周原老家的闫西村，我们吴氏宗祠被时间记忆着，门是村里最大的门，门槛也是村里最高的门槛，便是两厢对立的两个门墩石，也比小孩高出一头多，不是石狮子，也不是别的什么瑞兽，而是叫做“抱鼓石”那种样式。时间说了，祠堂门口的“抱鼓石”，不仅具有装饰、支撑门柱的作用，而且还有辟邪镇宅的大用。此外，也还有一种“遮羞”的巧用。

尊礼崇乐的族人，哪能不讲究辈分呢？辈分小的人，遇到辈分长的人必须敬礼问候。但辈分这玩意儿，不能说谁的年龄大，谁的辈分就长，往往是，一把白胡子的老人，辈分反要输给黄口小儿。祭祖的日子，抹不开面子的老人，面对了黄口小儿，可以避开“抱鼓石”的背后，恰到好处地遮住双方的羞脸。

从“抱鼓石”夹峙的高门槛上跨进祠堂，雕梁画栋的头一座房子，是要称为前堂的，再往里走，同样雕梁画栋的房子称为享堂，从享堂的壁龛侧后转进去，还有一座雕梁画栋的房子，又要称其为寝堂了。所谓寝堂，张目看去，后墙面以及两侧墙面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数也数不清的小小壁龛，摆放着书写了姓名的先祖牌位；而享堂，在高大的壁龛上，则悬挂着一幅据信为吴氏始祖的画像，而与始祖同享祭拜的，又是几位历史上做出卓越成就的吴氏宗亲。

站在这里回头，还可以看见前堂的两根明柱上高挂的木刻对联：

堂号申明于此众议公断，室雅清寂借它鉴古观今。

“申明堂”的一面大匾，如那副木联般悬挂在前堂的横梁上，此外还有寝堂横梁上“思亲堂”的大匾，字贴了金箔，匾雕了金漆……发生在吴氏祠堂的许多事情，历历还在时间的眼前。村里吴姓人家，有谁作奸犯科，触碰了国法，即由国法来办，而触碰了族规，自然就要用族规来办了。

怎么办呢？吴姓一族的长者，聚会在“申明堂”里，“众议公断”，依凭的呢？就是张榜在“申明堂”墙壁上的“族规”和“祠规”了。

时间对吴姓宗祠曾经的“族规”和“祠规”，如数家珍，什么笃忠贞、孝父母、睦兄弟、敦唱随、全恩爱、修坟墓、勤生理、崇礼义、恤贫困、安己分、彰公道、敦俭朴、崇节孝等，计有一十三项之多，其对族人的行为，作了极尽可能的规范，其中虽有些封建的色彩，但其积极的作用还是值得继承的呢。时间就很坚定地认为，那样的规约，总体说来，都如铁打铜铸的钟鸣，提醒我们中华儿女，时刻葆有崇高的家国情怀，面对胆敢侵犯家园的寇敌，奋而起，以我们的血肉之躯，保家卫国。

六

涓涓细流，朝向的都是大河……家是生生不息的一条条小河，国就是汇聚了无数小河的巨流，小河与巨流，血脉相连，不可分离。

回家小住在周原上的闫西村，我有事没事，每日都要去一趟祠堂。雕梁画栋的祠堂梁架上，醒目在我眼中的，是那彩色的龙，与那只彩色的凤凰。龙的双眼，神采飞扬，目光如炬；凤凰的双眼，明眸善睐，眉欢眼笑……我的长篇小说《源头》，就在龙与凤凰的眼眉盯视下，逐渐地清晰起来，那句“生命的源头在哪里？在母亲的乳头上”的话，也是在龙与凤凰的目光里，凝练出来的。

有了这句话，我一气呵成，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创作。

如今，小住在周原上闫西村的我，见天还要到祠堂去。祠堂梁架上彩画的龙和凤凰，睁眼俯视向我，给我启发，让我一鼓作气，又完成了《周原纪》和《凤栖地》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。《周原纪》业已下厂印刷，不日即可与读者见面，《凤栖地》也有了个雏形……时间监督着我，要我耐心了再耐心，务必打磨好长篇小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。

我没有不听时间话的道理，察言观色，发现时间比我还更关心我小说中的人物。可爱的时间，因此把他也义无反顾地融入进小说中来，成了小说里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，他带动着小说里的每一个人，为着小说的成长与成熟，发挥着各自的能量……时间兴趣盎然，他热爱并塑造着小说里精神得龙一般的男子，他热爱并塑造着小说里精神得凤凰般的女子。

时间的周原上，赴汤蹈火的龙，浴火重生的凤凰，帮助我种植我文学的梦想。我拉住时间的手，决心来做时间的朋友！但时间太挑剔了，他眼里的人，所以活着，就在于他能干活，他会干活，他把自己梦想的活儿干好了。

不知我干好了我的活儿没有，但我愿意我干出的活儿，影响我们大家都能活得好好。